



SIDDHARTHA'S
INTENT

文殊菩薩

宗薩欽哲仁波切

時間：2020 年 7 月 25 日

地點：印度比爾

翻譯：西遊譯文

© 悉達多本願會版權所有

本文版權屬悉達多本願會所有。讀者僅可為個人學習之目的而複製、保存。
除非取得悉達多本願會的正式授權，不得以營利或非營利的目的，複製、印刷、
出版、翻譯或製作衍生作品（例如錄製有聲讀物）。



SIDDHARTHA'S INTENT

昨天我們歡慶了佛陀四大殊勝日之一的初轉法輪日，我想今天可以說是關於文殊師利的殊勝日。

文殊菩薩非常廣大無邊，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領會和瞭解文殊菩薩，甚至有個幾乎像是民間故事的說法，說文殊是烏龜的小孩，也有傳說文殊誕生於如今稱作五臺山的地方。所以，從非常局限的人類觀點來看，我猜你可以說文殊菩薩或有中國公民身份。

我知道我現在叨叨絮絮的這些話，全都在尼泊爾直播著，而尼泊爾與文殊菩薩有著非常深厚的緣分。事實上，人們甚至相信現在稱作加德滿都的這個城市，其實是由文殊菩薩一手規劃設計出來的。暫且不提建造出這個他規劃設計的城市，就連加德滿都的地理位置，或者某種程度上可說整個尼泊爾，都是由文殊率先發現的，因此可說文殊有如尼泊爾的哥倫布。我聽說哥倫布的雕像即將在華盛頓還是哪裡被拆掉，但是不同於哥倫布，文殊在尼泊爾非常受人尊敬愛戴，至今仍有很多尼瓦爾人念誦或唱誦《文殊真實名經》，這是件美妙的事情。

據說很久很久以前，甚至早在燃燈佛之前，當時文殊菩薩在五臺山雲遊。可能正彈著古琴時，祂朝尼泊爾這個方向看過來，看見了這片美麗的海洋，在大海中、在海面下的海洋深處，祂看見一朵至為美麗的蓮花，並意識到這朵蓮花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諸佛所有加持的化身。這朵蓮花不僅美麗，而且如此珍貴，却在海面之下無人觀看，祂對此感到不平，於是從五臺山過來（我不知道祂搭的是哪家航空公司的飛機），祂排乾了海水，蓮花隨即顯露出來。這朵蓮花如今稱作「斯瓦揚布納特寺」（Swayambhunath），你可以前去參訪，它不僅



SIDDHARTHA'S INTENT

是尼泊爾，也是全世界最殊勝的聖地之一。

後來文殊基本上是設計了整座城市，甚至化現成很多藝術家、雕塑家、畫家、金匠、銀匠。據信正是因為這個原因，尼泊爾才有如此深厚而美麗的工藝傳統。

我們有些人知道文殊其實無所不至，無處不在，可以說是個忙碌的人。有時會出現作為向佛陀提問的人，有時示現為嘲弄取笑別人的人，甚至時而讓某些人惱火。在很多聲聞乘的佛經中，文殊為人所知的形象是一位普通在家居士，可能就是那種端茶送水、給年長僧人搨扇子的人。但在一些大乘佛經中，文殊幾乎是作為年輕菩薩們的提醒者而出現。我想有些人會有點懷疑，悉達多何以撞見老病之人？要知道，他父親真的千方百計不讓他見到任何這類醜陋衰敗的景象，但不知何故，在短短的時間裡，悉達多設法見到了衰老和疾病，令人有點懷疑文殊與此事有關。而在某些佛經中，比如《維摩詰經》中，佛陀派遣文殊前往，並幾乎像是代表佛陀去作開示。

其他菩薩也極為推崇文殊，比如未來佛彌勒曾對許多菩薩講過：「諸位菩薩，文殊的功德是你們永遠無法思議的。甚至是文殊走路的方式，像是起步時選擇先抬哪隻腳、要邁出多大的步履以及於何處落腳，哪怕就像這麼簡單、看似平凡的动作，縱然萬佛日以繼夜、經年累月地稱說，亦不能言盡。」

對於許多學習佛法的學生來講，尤其在學習般若、中觀、量論因明等複雜課題時，文殊是他們最喜歡祈請智慧的本尊之一，因此文殊是印度那些偉大學府最重要的守護本尊之一，例如那爛陀大學。



SIDDHARTHA'S INTENT

而在西藏，有太多教法與文殊有關。不僅是教法，還有很多過去的老師被公認是文殊的化身，我認為我的上師怙主頂果欽哲仁波切就是文殊的化身。而他曾多次說過：「大家非常重視蓮師、寂護等將佛法傳入西藏的人，殊不知，哪怕所有的藏族人用金沙填滿每個山谷和洞穴，以此供養赤松德贊王，感謝他將佛法引入藏地，這麼多的金子仍不足以作為向他表達感激的供養。」事實上，是赤松德贊王的願景讓佛法真正得以在藏地弘揚。為了把佛法傳入藏地，他真的歷盡千辛萬苦。他的子民大臣等人紛紛鬧事，反對他把這麼多精力、金錢乃至一切都投入佛法中，有如此多的反對聲浪，有時甚至令他鬱悶氣憤到用吃塵土來表達對子民的不滿——是的，地上的塵土，幾乎像個孩子一樣。雖然他相當年輕就駕崩了，但是這不妨礙他發願：他要一再轉世回來，建立並鞏固佛法。

據信，正是兩百年前的今天（藏曆六月初五），赤松德贊王的轉世帶著長髮出生在一個名叫德格的地方，他就是日後這位不可思議的蔣揚欽哲旺波。丘陽創巴仁波切曾說「蔣貢康楚是西藏的達芬奇」，如果蔣貢康楚仁波切是西藏的達芬奇，那麼我會說「蔣揚欽哲旺波就是西藏的伽利略」。他處於一個動蕩的年代，那並非最安適的時代。當時的政局紛擾不安，又因為在藏地，政治和佛法密不可分地交織在一起，結果導致有大量的重要教法式微。對此情況，他感到非常難以忍受，於是用半輩子的時間，從西藏各地收集所有即將失傳的教法，然後再分享給一些最卓越的門生——他的朋友和弟子們。這一切都有記錄，你確實可以找到所有這些記錄，不僅在蔣揚欽哲本人的著作中，而且在他眾多弟子的傳記和教法裡也有記載。在他們的許多著述中，你都會發現與蔣揚欽哲旺波有關的內容。



SIDDHARTHA'S INTENT

但是，既然我身在印度，我應該用一個印度詞語來說：這一切都是文殊的「里拉」（遊戲）。它是一齣戲、一場遊戲、一個表演。那麼現在問題來了：這位文殊到底是誰？你告訴過我們，祂甚至是烏龜的小孩，而且還以各種形象示現：橘色、白色、紅色、黑色，有很多手、沒有很多手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所以今天我要和諸位分享，祂的另一齣戲、另一場表演中的某些片段。在那齣戲裡，祂的名字是米滂（麥彭）仁波切，這位也是蔣揚欽哲旺波的弟子。

我只會摘述幾個偈頌，並會試著說得盡量簡單，因為如諸位所見，我只有這些聽眾——現在我的弟子變成這些羊和驢了，我已經降級到這個地步，人類已經放棄了。既然我是在對羊、驢講話，那我必須說得盡可能簡單。

如果你希望瞭解文殊，只有一種方法能讓你理解、看見、觸碰、嗅聞，或者像這些驢子一樣蹭來蹭去，只有一種方法能夠做到，那就是理解「緣起」。只有當你知道「沒有任何事物獨立存在，一切事物都是緣起而生，因此事物有所顯現，但同時並非實存」，只有通過瞭解這一點，你才會瞭解文殊。否則，就算你對文殊念念不忘，朝思暮想，為此讀書，乃至做任何事，都永遠無法理解文殊。

如果你碰巧見到文殊的身相，像是手持寶劍或拿著一本書，又或者是騎著獅子或烏龜，很可能是你吃了太多的檳榔。如果你看見文殊手持刀劍經典，看起來是橘色的，基本上你不過是在神遊，僅此而已，你只是有幻覺而已。因為，文殊您不是白色的，您不是藍色的，也不是橙色、綠色或黑色的，事實上，沒有一種顏色可以如實描繪您。用攝影師的話來說，諸如色彩的深淺濃淡等等，在宇宙的調色板中，沒有一種顏色可以讓你說「這就是文殊的顏色」。但重點



SIDDHARTHA'S INTENT

是：這都沒關係，你可以視文殊為白色的、你可以視文殊為橘色、紅色的，這些全都是一種幻覺，但是沒關係，值得這麼做。

同樣的，雖然文殊沒有四肢、沒有身體，你們仍然可以認為文殊儀表高貴、相貌莊嚴、青春年少，你們儘可以有這類幻覺。因為，對於你們這些驢、羊來說，這是唯一的方法。唯有這樣，才能趨近無色、無形、無分別的文殊，這是唯一的方法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在文殊看來，好與壞沒有分別，輪迴與涅槃無別，染污與染污的對治無別，然而您卻示現這一齣戲，您玩這個遊戲教導我們「這是應該做的，那是不該做的」、「這是你需要捨棄的，這是你需要修持的」。

沒人能夠鑑別一切開始的起點，也沒人能夠明確辨識、指出真正的終點，但是您演的是「從最初到最後，您一直都在」，由此可見，您也很老了。提到這個是因為通常我們稱呼文殊菩薩為「文殊童子」，但祂其實很老，因為祂自始至終都存在著。

我們還認為文殊在五臺山，祂正在那裡彈奏古琴，吃著素麵。你也可以說文殊曾化身為赤松德贊，還可以說當月官造訪那爛陀大學時文殊也在場。月官是印度最偉大的詩人之一，他是一位在家學者，也是非常卓越的大成就者，事實上他寫過眾多論典。總之，月官聲稱他所教授的一切，甚至包括回答人們的問題，都來自觀音菩薩。據說他每次回答問題時都會有些延遲，因為在他回答之前，觀音菩薩會給他指示。要知道，月官並不是文殊的人，他是觀音的人。總之，一切都是觀音告訴他的：要這樣寫，這樣編輯，這樣回答。月官應那爛陀寺高僧們的邀請而前往那爛陀寺，但那些僧眾有些為難，因為月官是在家人，僧眾不知如何迎接他才合適。他們想把月官當作一位自己真心敬重的老師那樣



SIDDHARTHA'S INTENT

鄭重歡迎，但對出家僧眾來說，這事辦起來有些棘手。據信他們安排了兩輛馬車，第一輛馬車裡供奉文殊像，月官則乘坐第二輛馬車前來。僧眾有點像是假裝在迎請文殊，實則是爲了歡迎月官的到來。據信在馬車行進的過程中，身居最偉大詩人之列的月官寫下一首讚美文殊的詩，詩歌如此優美，以至於前面的文殊像都感動了。事實上，那尊石像如此感動，甚至轉頭回望第二輛馬車。這一切會讓你認爲「文殊是那轉頭的石像」，但並非如此。我想說的是，這一切會讓你相信文殊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實體，像是存在於五臺山等地某處的某種神靈，或是月官前面的那尊石像，但並非如此。

就在這裡！我的弟子們——這些驢、羊——它們就有文殊。事實上，根據《文殊真實名經》，據信甚至它們正在吃的草也是文殊，因此現在文殊正在咀嚼文殊。這部稱作《文殊真實名經》的密續經典，有如密續之王。我想，這部經的名字也可以粗略翻譯爲「歌頌文殊的名號」——不是哀嚎，是歌頌，意味著《文殊真實名經》是在講述文殊的榮耀與功德。順便一提，《文殊真實名經》的請法者不是別人，正是偉大的金剛手菩薩。你能想像嗎？這就好比亞里士多德或蘇格拉底對柏拉圖說：「可以請您講講老子的偉大之處嗎？」我舉這個例子是因爲我必須講得讓聽眾容易理解。

如《文殊真實名經》所言，文殊的無量功德根本無法言說。但是，對那些暫時困於這個幻覺中的人而言，我們需要以某種方式開始，因此出於悲心而講說，好比用一葉小草舀起一滴海水，我們也只能以這樣的方式表述文殊的輝煌功德。

今天你們可能沒有很專心地聽我講話，你們大多一直在不停地吃草，這兩



SIDDHARTHA'S INTENT

位還用屁股對著我，但這沒有關係，即使只是嘗試，即使只是身處於有人說出文殊名號的地方，也會令我們內心的文殊之光得以覺醒。因此我希望並祈願：無論何時你想見到文殊，無論何時你想聽聞文殊的話語，你都會看見他並聽見他。

還有，如果碰巧有人在中國五臺山聽這個課，因為我現在人在印度，想請你幫忙帶個口信給文殊：「您的好友、您的法侶妙音天女（辯才天）在這裡，或許您也來我們這裡看看會挺好的。」妙音天女與很多其他女性本尊不同，她非常端莊嫻靜，是那種需要你去追尋的對象，她不會為了吸引我們而多戴一隻耳環，她是如此簡樸，因而需要我們主動尋找她，那是她的性格。所以，請來找她。

最後，大家知道，我們經歷了很多像是耗用大量肥皂、保持社交距離等等的事情。你們當中很多人一定記得，大概一個月前，我們才剛完成了媽嫫的修持，我感覺我們肯定已經獲得了迦利女神的加持和護佑。順帶一提，迦利與文殊之間也有很深的淵源。總之，在這個地球、在我們的世界因這個情況而飽受折磨時，我請教了一些非常好的喇嘛，經過討論後，我們認為首要之務是安撫並滿足迦利的願望。當時也討論了，其次要做的事是，要有一種堅固、不動搖、穩定的加持。眼下世界太過動蕩，很不穩定，有太多外內密的擾亂。為了真正平息動蕩，就像在沸水中加入冷水即可令水變得平靜冷卻，別無他者，我們要持誦的即是無上導師釋迦牟尼佛的咒語，因此我們昨天啟動了這個觸地計劃。



SIDDHARTHA'S INTENT

Om mune mune mahāmunaye svāhā

Om muni muni mahāmuni śākyamuni svāhā

念哪一個都可以。

牟尼 (muni) 含有聖賢之意，我想英文可以譯為 **sage**。這個聖賢性，其實我們都有。真的，我們所有人都具有這種賢明的本性，只是丟失了——不是真的失去它，而是像它在我們包裡的某處，因為包裡放了太多東西，所以一時找不到，但它就在那裡。或許我們會在其他時間討論這個賢明的本性。

牟尼也包含了某種能力的意思，牟尼有英勇的含義，這個我們也同樣擁有，它在我們的內心某處，我們沒有完全喪失它，它肯定在某處。就像有時我們弄丟了東西，後來發現就在自己身邊，像是在口袋裡或者什麼地方，沒準你正戴著它。我有時找手機，各處都找遍了，結果發現它竟然在自己手上。

同樣的，你本具賢明英勇性。為了喚起它，於是我們需要向釋迦牟尼佛祈禱。我們爭取累積一億遍的念誦——或許更多，誰知道呢？非常令人鼓舞的是，還不到 24 小時，已經有很多人踴躍參與了。

今天就講到這裡。同時請大家勤洗手。我知道你們有些人不喜歡戴口罩，我也知道你絕對有權利不洗手、不戴口罩，但我覺得還是洗手和戴口罩比較好。像是你絕對有權利在自己的褲子裡大便，但那可能不是個好主意，對嗎？

